



東坡集卷第二十九

書一十首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一首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天民物惟魯過客
稀少真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
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累累相望者
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
蝗不為災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果為民除草民
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
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

望蕭然以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為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踈遠小臣膏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飢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朞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計耳昔之為天下者

惡告計之亂俗也故有不下已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計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計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為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軾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為害不深者軾以為定簿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為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

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為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賦以為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為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第五等謂中下第五等上中下也此五等舊役至輕須令其餘委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自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

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賞不貲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人何畏而不為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民喪牛甚於喪

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為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監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監獄中無監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監法置市易監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監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為監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監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

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為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危衰廢之輩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一首

軾再拜軾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恃好強

東坡集卷之二十九
劫加以比歲存飢推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軾至此明
立購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歛迹準法獲強盜
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災傷之
歲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當復減半自流以下得十
二千五百而已凡獲一賊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
人不勝則為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為盜者舉讎之其
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卜二千五百以損其軀命
可乎朝廷所以深惡強盜者為其志不善張而不已
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
大災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今歲之民上戶皆闕食

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憂若又縱盜而不捕則郡
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以聞上而人微言輕
恐不見省向見報明公所言無不立從東武之民雖
非所部明公以天下為度必不閒也故敢以告比來
士大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
二者也常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多出
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勅並行近者令諸郡
守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此毀弃官文書者皆科違制
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案律文毀
棄官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即是增損舊律

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衝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
舊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
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軾
之所深不識也昔袁紹不肯迎天子以謂若迎天子
以自近則每事表聞從之則權輕不從則拒命非計
之善也夫不請而行袁紹之所難也而况守職奉上
者乎今聖人在上朝廷清明雖萬無此虞司農所行
意其出於偶然或已嘗被旨而失於開坐皆不可知
但不請而行其漸不可開耳軾愚忝無扶孤危之跡
日以岌岌夙蒙明公獎與過分竊懷憂國之心聊復

一發於左右猶幸明公密之無重其罪戾也

上文侍中論權監書一首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
望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
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
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况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
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
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京東監
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
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權監以祖宗一

時之誤息也軾以為陝西之監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監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輩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推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權監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

河北監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權監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監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

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剪剪而不賣者也而
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
錢買無窮之監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暮
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監非若
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况監乎
故私販法重而官監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監
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監者今將權之
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
踈矣且淮浙官監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
今以五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教使之

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
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况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
於作始作備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監禁也故
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
收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义如此以明作始
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賣
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
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
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
蠶不可無監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

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
淨之必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
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
府莫之行也而手實率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
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
幾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
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
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
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頭少留意軾一郡守也
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

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荅舒煥書一首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
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蓋嘗和矣而未嘗敢倡也近
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為
人所怪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久矣
又知守官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
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
者數矣因與賈君飲出足下送行一絕句其語有見
及者醉中率爾和荅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

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惘然如夢中事愧被
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
豈僕荒唐無實橫得聲名者所得眩乎何其稱述之
過也其詞則信美矣豈效鄒衍相如高談馳騫不顧
其實苟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耶歐陽公天人也
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
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
人或自以為似之或至以為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
緣會面一笑為樂朱支使行忽遽裁謝草草

答黃魯直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
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
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予可為稱揚其名軾笑曰
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
得何以我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
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
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
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
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弃與世
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

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卧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為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特自重

答宋寺丞書一首

軾自假守彭城即欲為一書以問左右又苦多事竟為足下所先慚悚不可言也來書稱道過當皆非無狀所能髣髴自少小為學不過以記誦篆刻追世俗

之好真所謂寡見淺聞者也年大來雖所謂寡淺亦復廢忘至於吏道法令民事簿書期會尤非所長素又不喜從事於此以不喜之心強其所不長其荒唐謬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漢以來號為重地朝廷過采其虛名不知其實無有也而輕以畀之自到郡以來夏旱秋潦繼之以橫流之災扎瘥之餘百役毛起公私騷然未已也計其不治之聲聞於左右者多矣仁人君子不指其過教其所不迨而更譽之何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自今與足下往來相聞知不徒為好而已當有以告我

者不勝大頤適會夫役起無頃刻閒暇書不能盡意
惟深察之

黃川上文潞公書一首

軾再拜益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
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
絕口不言而金滕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
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
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
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
願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絕於

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
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
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下於左右遽辱還答恩
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
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
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
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
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
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
女悲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

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
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
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
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
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
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
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
語說五卷公退間暇一為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
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為
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飢饉恐其憂不止

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
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篋
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
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
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
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
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
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

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
當特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
况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
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責
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
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
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
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
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
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

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書
至今以為額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
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
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
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一
二

與章子厚書一首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適中裁謝不審
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
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弃亦不欲頻通姓名

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卽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闕溫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為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為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

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力者為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實行法久矣蒙具授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為其弟以兼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

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為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閒人鷲勇如柴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為盜之禍度幾少變其俗今柴必在京師叅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為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柴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柴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為不食言也

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肅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天數十人持却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為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事輒復及之秋令伏冀為國自重

答李端叔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徃徃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矜厲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項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迹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執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魚日直秦太虛輩語貞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

亦曰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說說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說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辟言之候蟲時鳴自鳴自己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徃徃為醉人所推罵

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未有瘳否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適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音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東坡集卷第二十九

東坡集卷第三十

書九首

答秦太虛書一首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適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入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細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輟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適居

無事頗窺其一二已世得本州大慶觀道堂三間冬
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其
太虛他日一為仕官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
得耶當及今為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
為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
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
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
絕疊疊為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
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為君謀宜多著
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

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
不可廢應舉此書右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
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筆老
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來詞賦
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
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衮衮多言
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
儉日用不得過石口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
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
又仍以大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

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特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胷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枱檮捍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麀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欬駢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莖老乳母今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為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軾再拜

答李季琮書一首

軾啓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即欲作書奉慰既罕遇的便又以為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徃徃更益悽悵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慙負不已

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軾凡百如昨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 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當須一赴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第作過如此者皆有

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偽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第之死黨凶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第為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脣齒之憂貌畏而心

貳去年乞第領兵至羅个牟屯殺害兵官王宣等十
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
自来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
如此也今欲討乞第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
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第戰但
翱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熟戶老弱而厚
以金帛遺乞第且遣四人為質然後得乞第遣人送
一封空降書便與打誓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
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
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

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新
巧必勝之術但言乞第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
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
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第
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
一月乞第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
幽嶮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
人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為萬全而將
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
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

為錢若干布美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斲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_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州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絲於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辯士招說十州五團晏州六

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以蹂踐乞第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為把截將自來雇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為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絹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奈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迭出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

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百人將不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寨以十州五圍等諸夷為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箭弩等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蕞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准

南王安有言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為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克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瘟疫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前

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
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
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蠻夷
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
許以封侯之賞因舉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
刺史由此嶺外息平令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
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
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
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丑六十步以
上強弓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

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第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
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略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
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密然大略具是矣
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
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臣
體國知無不為之義也執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
乎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為詬病也知荆公
見稱經藏文是去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圓覺經
紙示及得暇為宣下卷今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
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公一見之歟子駿

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規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其天郡中不為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臯港既開往來家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但不免少有淤堵六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承問輒及之未緣屐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熱甚幸恕不謹執頓首再拜

答陳師仲書一首

執頓首再拜錢塘主簿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見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犖志節高亮固

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矣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為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執又負罪遠竄流離契闊益不復相聞今者蒙書日教累幅相屬之厚子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輒拊掌大息此自世間苛男子豈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大道執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

東坡集卷之三十一
九
不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
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
能窮人為之益力其詩日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
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
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為之何暇計議窮達云
能窮人者固繆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
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
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戲
足下想復千里為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
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為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為賜

尤重從來不曾編次縱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為家
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許當為刪去
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意思而
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
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
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
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
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
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
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其餘慎疾自重不宣

軾頓首再拜

荅畢仲舉書一首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通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

類蠅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蠅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采羹菽黍差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為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閤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白以為至矣而鄙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

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羸衣飽飯不造寃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寃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與朱鄂州書一首

軾啓近適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不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盆中唧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如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

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

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克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為最重六畜猶爾而况於人俗謂小兒病為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掉毫殺人猶不死况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

靈活壯夫也昔王濬為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
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
者皆堪為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
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
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年
民多弃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
以收養弃兒月給六斗比暮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
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
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為民自重不宣
軾再拜

答李昭玘書一首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
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
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
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
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
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
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
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及復不知嚴
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

為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
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壁無一遂
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
無咎秦觀太虛張來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
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
以此樂見享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鵲
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
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嗜好蔬食
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
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張儀焉
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以見教想時
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失
解乃得又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
有王陵毋劉子政二墳向欲為作祠堂竟不暇此為
遺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
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為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惘
惘惟頃時自愛謹奉手啓為謝不宣軾再拜

荅李薦書一首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適中得二書皆未果荅
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

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
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
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
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諂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
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
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
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
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為之翰不朽
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

而此欲託字畫之工
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
待甚厚而見譽過出
自非所以為厚也近日士大夫
若有僭侈無涯之心
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己自孟軻
以下者皆憮然不滿
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
以得患福者皆由名
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
功而受千鍾者其罪
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
粉飾以益其疾足下
所與游者元筆讀其詩知其為
超然哥逸人也緣足
以得元君為賜大矣唐論文
字不少過煩諸君寫
又以為見是下所與游者皆好
學喜事其善甚善獨
所講未得名世之士為志文

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儀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不葬不得調世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以變官不調今是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公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本敢不盡冬中惟節氣當重

答張文潛書一前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塞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其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

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顧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黃茅白蒿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

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
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
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
耳如聞君作大學博士頭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
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
醉來人求書不能覩縷

答毛滂書一首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
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為文者至多可
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

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
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
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
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
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
之軾豈能為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
不過如此也而况外物之進退以在造物者非軾事
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見否

東坡集卷第三十一

記十三首

清風閣記一首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為閣曰清風以書來
求文為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為浮屠語以問
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
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
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形而強言
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
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

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為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窓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掌試以是觀之

喜雨亭記一首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罪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宮吏相與慶於庭商賈和與歌於市農夫相與耘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

東坡集卷之二十一
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
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
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
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
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
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
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
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
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
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鳳鳴驛記一首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
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為府從事至數日謁客
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費用如官府如廟觀如
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
將去既焉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
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
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
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甍坏釘各以枚計捐以石計者
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

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為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

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為矣而猶為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確艱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

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為其大者不屑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豐第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第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負足書也

凌虛臺記一首

國於南山之下冪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馬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

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來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兔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發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

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騫騃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中和勝相院記一首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

林踐荆棘虵虺袒裸雪霜或剗割屠膾燔燒烹煮以
肉飼虎豹爲鳥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有千萬
億生而後成其不能以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中
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莫夜持膏火薰香
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畧
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
門比丘雖名為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
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弃家
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
不習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

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矧其
愚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
攝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
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淠
淠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及覆折
困之度其所從適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
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
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
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
始遊成都見支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

世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
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為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
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
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
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槩太息而畫又皆
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為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
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
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四菩薩閣記一首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

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
煩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
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為善
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
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
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
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
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
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為甲治平
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版

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淨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
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
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
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
賊者也而况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
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
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以此也
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
霍吾足可斲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
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 又盟於佛而以鬼守

之凡取是日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
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
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
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
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
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多矣而况能久有此乎且
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
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
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
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記

墨君堂記一首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尔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括而忠士之脩絜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踈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

耳目鼻口則與可之享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談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功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

東坡集卷之三十一
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一首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官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負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

死如是而變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墨妙亭記一首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與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

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都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為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用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為

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為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

以义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亨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墨寶堂記一首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於世

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弃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

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
余為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
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
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
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
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
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
余之所言者為鑒

錢塘六井記一首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如斥鹵化

為桑麻之區而久乃為城邑飛落凡今州之平陸皆
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釜井乃得其泉而所及
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
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
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為相國井其
西為西井少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
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為小方井
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
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為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
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

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
小方井皆為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畧也
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
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庫而井高水行地中
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
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
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
溝易秋堯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
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為近於濁惡而遷
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

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為上中下
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
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為五管以出之
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下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
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為水閘四皆垣墻高鑄以
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
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
有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監官海上
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
以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

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
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
壞而猶有考也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一首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二
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
之所至獨私竊瞻見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
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

者猶能敦朴愷悌

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

時天人和同上下驩

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

難名而福祿無窮升

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

有內外下至深山窮

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

長見當時之人聞當

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

此豈獨上之澤歟凡

仕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

簡王公諱舉正臣不

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

流風遺俗可得而稱

石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

事至姑蘇其子誨出

度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

筆一以示臣且謂臣

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

東坡集卷之三十一 十五
太常職在太史於法程以書而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
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
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
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
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作如望旄頭之塵而
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耻為浮薄或由此也
夫

大悲閣記一首

羊豕以為羞五味以為和秫稻以為酒麴蘖以作之
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

之候也而二人為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
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為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
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畧其出一也有能有
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弃
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畧其分齊捨
其度數以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為人之
所嘔弃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
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
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
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

於書而載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
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
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
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
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
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
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
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
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為

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
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
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 病已而力不給
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
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言
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後事於
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為大以欺佛者故為
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東坡集卷第三十一

東坡集卷第三十二

記十四首

超然臺記一首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竒瑋麗者也鋪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既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

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
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
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
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
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
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
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暮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
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
也於是治其園圃繫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脩

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
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
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
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道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旣然大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
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
後擲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滄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
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
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

也

雩泉記一首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君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茲山之所以

能常其德出雲為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為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誦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雲泉維山之激維水作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住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類神神尸其

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弃酌山之泉言埒其
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醉白堂記一首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
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美於樂
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
於伊周矣而猶有美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
獨有美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
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
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

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
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
歸老於家而天不其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
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
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
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
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息殺伐果敢而六
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
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特
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

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
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
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
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
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
醉也齊得喪忘既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
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
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
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
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耻心焉臧武仲
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
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
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
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
以為義不得詞也乃泣而書之

蓋公堂記一首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
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
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暮月而百疾作內熱惡
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授

東坡集卷之三十一 五
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
反之則鍾乳烏豕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瞽之狀
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
辜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
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曰
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
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
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
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
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斷喪之禍而收其民於

有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
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
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
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
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
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
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
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

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占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比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一首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

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未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

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
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
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
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天何也余友
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
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
藏書凡九千徐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
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
以聞名於當世失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
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八分之所當得是以

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
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
發公擇之藏拾其餘弃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
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
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實繪堂記一首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
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
微物不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

人曰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驟田獵令
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
劉備之椎才也而好結髮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
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
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
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
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
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篋皆以兇戲害其國凶其
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
惟恐其失大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

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
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
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壁之煙雲之過眼百鳥
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
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謝馬都尉王君晉卿雖
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
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後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
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
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
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眉州遠景樓記一首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
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大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
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
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能兼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
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
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
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
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
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

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
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
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
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
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
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滿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
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
多不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
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
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

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云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兵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

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音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滕縣公堂記一首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為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人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為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歎以腐壤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

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為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大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為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為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為嗇君子之度一也特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且史館

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記

莊子祠堂記一首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没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競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闔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保箬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

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

者避席錫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
王說颺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
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
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
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
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放鶴亭記一首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
其半彘明年春水落遷於放居之東東山之麓亦高
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

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
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
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
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
則儻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
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
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
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

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
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
此全其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
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
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
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
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
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繫獨終日於澗谷
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

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焉其餘以
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
月初八日記

思堂記一首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
夕於是凡吾之所為必思而後行予為我記之嗟夫
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
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
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
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

於不善也如惡惡其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過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弃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此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游桓山記一首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戒後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意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雅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雅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

樽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
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况於樽乎况於從
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雖而無知也余雖鼓琴
而歌可也使雖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
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予喟
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
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
逝兮歌闕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
適王適王肆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靈壁張氏園亭記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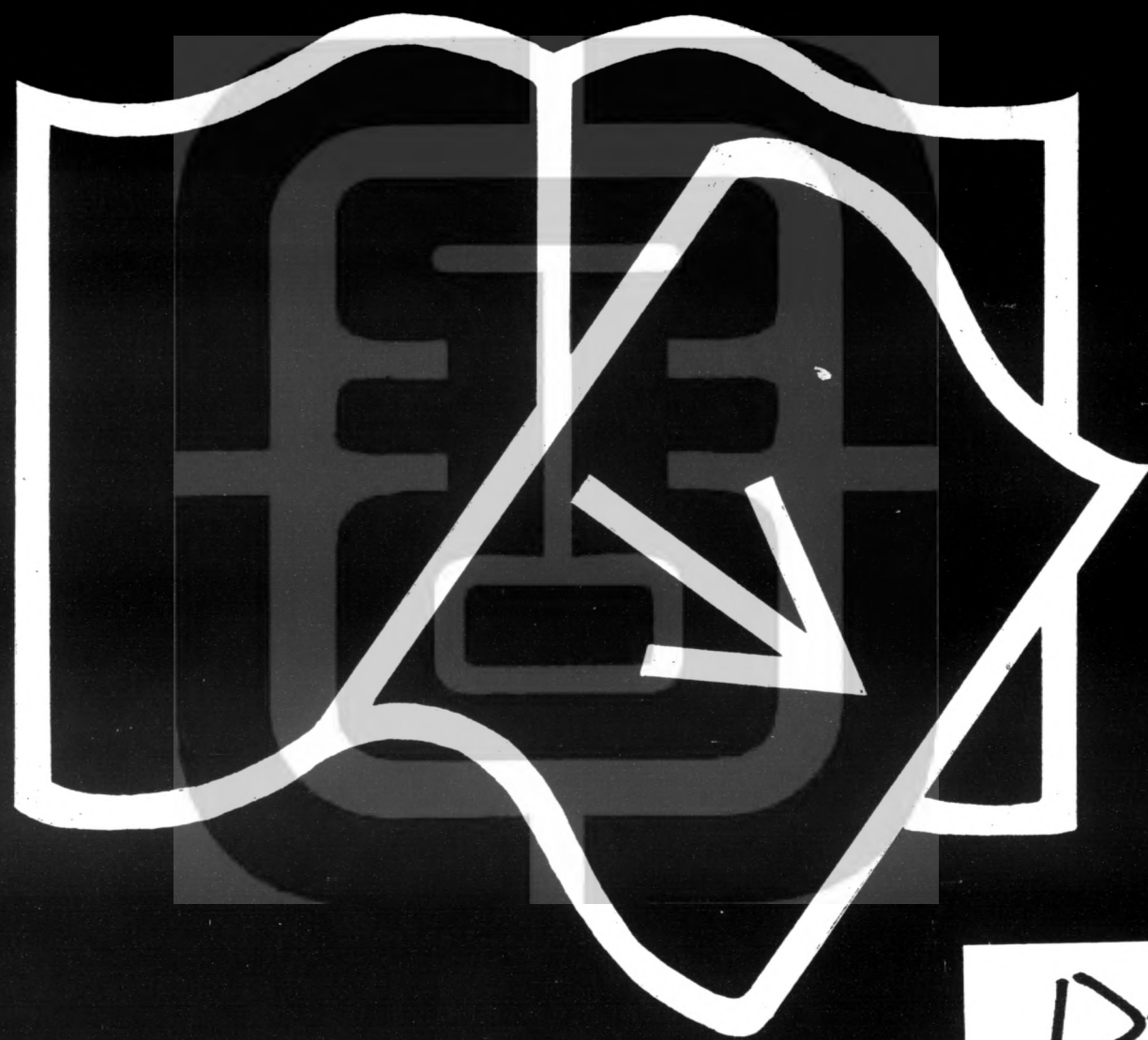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竹者卷
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
竹森然以高喬木鬱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
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
倚祠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
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
以飽鄰里魚鼈荀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
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不肩輿叩門見張
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
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

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徂於利而忘返於是其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築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

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庶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文與可畫筍簞谷偃竹記一首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



原件短缺

P19

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孰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

東坡集卷之第三十二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記五首

石氏畫苑記一首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弃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謾謾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髯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

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遊
知其急難甚於為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屏置其
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
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
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
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
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
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
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
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

畫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也
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何用見鬼
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也錄者獨著
其為人之大略云爾元豐三年十一月一日
趙郡蘇軾書

黃州安國寺記一首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得罪守得罪上不忍誅以
為黃州團練副使待罪之臣自新焉其明年二月
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魂魄
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
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

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
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
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
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脩竹深池亭榭間一二日輒
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皆忘身心皆空求罪
始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汗自落表裏脩然
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
僧曰繼連爲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
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辱率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

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
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運皆
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
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
六日汝州團練副使真外置眉山蘇軾記

石鐘山記一首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
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
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
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

東坡集卷之三十三
胡北音清越抱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控控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

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

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李太白碑陰記一首

李太白狂上也又嘗失節於末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用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大白使脫鞞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

前跽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末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一首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清泠口道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東入于海上方持其議言

疆力辯口慨然論可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
決之木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
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
鄆來見余於宋曰吾鄆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
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
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旣成而趙公叔平請諸
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
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
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真有過人者又六年
余自黃州遷于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
名豈少哉其可不爲一言

碑二首

表忠觀碑一首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
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
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
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
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
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
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
脩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大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
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
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
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

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
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
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
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未終不墜以稱朝廷待
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
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
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
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嶼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王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
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
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
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一首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
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

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旣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

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二臣留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

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
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
歎久之銘曰山魏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
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
頌詩我旣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貞咨爾東南山君
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傳二首

陳公弼傳一首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
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

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
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
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
表其閭曰三雋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
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實諸法一
縣大聳耳去爲零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
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頤自新公
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
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
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

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
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
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
蜀得劔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
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
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
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
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
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
上率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

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
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
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暮年盜起京西殺
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
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
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
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
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
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
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

東坡集卷之三十三 十一
公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掌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吳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

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為宿州州跨汴為橋木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汳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

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生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後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

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二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

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今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爲是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

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其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泰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入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

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大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爲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爲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

士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先君子爲太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没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

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
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
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
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
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
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間里
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
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
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
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
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
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
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
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
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
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
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

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
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
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
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
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
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
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東坡集卷第三十四

青詞二首

鳳翔醮土火星青詞一首

嗚呼天之保佑下民罔不至所資以生罔不蕃育民
既不知德天亦維不勸乃朝夕戕取以享厥躬天既
不我咎乃不恭畏于神祇不脩勅厥心驕淫矜夸以
干上帝威命帝用不赦丕降罪疾于下則惟雨暘常
以訖我黍稷禾稼麻麥我民用蕩析隕越天亦終哀
矜其忍前弱棄其命罔才遺今秦民既不獲于秋乃十
旬弗雨曰其尚克有夏走于山川鬼神亦罔不至既

不獲乃曰維熒惑鎮星次于井秦民其亦應受多罪
茲用即于齋宮為壇位以與百姓請命嗚呼其庶幾
哀之俾克有復亦克甄厥秋民今其粟粟朝不能夕

徐州祈雨青詞一首

河失故道遺惠及於東方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
田廬漂蕩父子流離飢寒頓仆於溝坑盜賊充盈於
犴獄人窮計迫理極詞危望二麥之一登救飢民於
垂死而天未悔禍歲仍大荒水未落而旱已成冬無
雪而春不雨烟塵蓬勃草木焦然今者麥已過期獲
不續種禾未入土憂及明年臣等恭循舊章並走群

望意水旱之有數非鬼神之得傳是用稽首告哀
未請命若其賦政多僻以謫見于陰陽事神不恭以
獲戾于上下臣實有罪罰其敢詞小民無知大命迭
止願下雷霆之詔分勅山川之神朝階寸雲奠洽千
里使歲中熟則民猶小康

祝文三十四首

禱雨蟠溪文一首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穠者已秀待雨而實
三日不雨則穠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
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閑民待雨而耕

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闕民不種矣穡者不實
莠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闕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
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
齋戒擇日並走群望而精誠不款神不顧咎吏民無
所請命聞之曰虢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
乃用太褻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
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
生而為上公沒而為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
德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為也吏民既以雨望公

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尚享

鳳翔太白山祈雨文一首

維西方挺特英偉之氣結而為此山惟山之陰威潤
澤之氣又聚而為湫潭餅罌罐勺可以雨天下而况
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
為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即為凶歲民食不繼盜
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為憂亦非神之所當
安坐而熟視也聖天子在上凡所以懷柔之禮莫
不備至下至於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豈有他哉
凡皆以為今日也神其盍亦鑒之上以無負聖天

子之意下以無失愚夫小民之望尚享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一首

附
為太守宋選作

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案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為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饑饉粒食將絕盜賊且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莅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導既至之日陰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弥四方

化為大雨罔不周飫破驕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答甚著臣竊以為功效至大封爵未充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為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為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尚虛王稱校其有功實未為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

告封太白山明應公文一首

天作山川以鎮四方俾食于民以雨以暘惟公聰明能率其職民以旱告應不踰夕帝謂守臣予嘉乃功惟新爵號往耀其躬在唐天寶亦賜今爵時惟術士

探符訪藥謂為公榮寔為公差中原顛覆神不顧救
今皇神聖惟民是憂民既飽溢皇無禱求衮衣煌
煌赤鳥繡裳捨舊即新以佑我民尚享

杭州祭諸神文十首

祈雨龍祠

神食于民吏食于君各思乃事食則無愧吏事農
桑神事雨暘匪農不力雨則時畝招呼風霆來會我
庭一勺之水膚寸千里尚享

祈雨吳山

杭之為邦山澤相半十日之雨則病水一月不雨則

為旱故水旱之請黷神為甚今者止雨之禱未能
月又以旱告矣吏以不德為愧神以不倦為德願終
其賜俾克有秋尚饗

祈晴風伯

維神開闔陰陽鼓舞萬類行巽之權直箕之次陰淫
為霖神能散之下土墊溺神能曠之發軔西北弭節
東南風反雨霽神亦不慙尚享

祈晴雨師

天以風雨寒暑付於神亦如人君之設官置吏以治
刑政也人君未嘗不欲民之安天亦何嘗不欲歲之

東坡集卷之三十四
五
豐平刑政之失中民惟吏之怨雨暘之不時民亦不能無望於神也今淫雨弥月農工告窮歲之豐凶決於朝夕而並走群望莫肯顧答維天之所以畀於神神之所以食於民者庶其在此尚率厥職俾克有秋尚享

祈晴吳山

歲既大熟惟神之賜害於畱成匪神之意築場為塗卧穰生耳農泣于野其忍安視生為楚英沒為吳豪烈氣不泯視此海濤反雨為暘何足告勞有絮斯醴匪神孰號尚饗

奉詔禱雨諸廟

噫嗟艱歲胡閔斯雨念我東南舖饑中土迎秋錢伏農不再舉有事郊廟萬方畢助漕溝絕流庭實未旒下書哀痛超軼堯禹矧茲守臣廢食悼懼民之禍福間不容縷今不愍救後訴無所天高莫謁神或可籲尚饗

禱雨社稷四首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蒼陰之義陽亢不反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錫之雨雪民敢無報尚享社神

神食于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
愛民宜享雨不時應亦神之疾社稷惟神我神惟人
去我不遠宜軫我民尚享后土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穰其間有麥
如暘得涼如行千里弛檐得漿今神何心必此雨雪
敢求其他尚憫此麥尚享稷神

維神之生稼穡是力瘞身為民尚莫顧惜矧今在天
與天同功召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
我求於神亦云亟矣尚享后稷

密州祭常山文五首

洪維上帝以斯民屬於山川群望亦如天子以斯
民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惟通殄民廢職其
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
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
罹其災民其罔有孑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慄
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于閏月辛丑若
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
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謂神求無不獲克有
常德以名茲山其可不答以愧此名若曰歲之豐凶
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

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
凡吏之可以請于朝者既不取不盡則神之可以
謁于帝者宜無所不為尚享

峩峩茲山望我東國為帝司雨涵濡百物自我再禱
應不旋轂迨茲有秋歲得中熟嗟此薄禮曷稱其德
陶匠並作新其楹楠豈以為報民苟不怍歲云徂矣
麩麥未殖嗣歲之憂既謝且謁惠然雨我以求休烈
尚享

比年以來蝗旱相厲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
飲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

有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殺黃糜黑黍
不滿困麓麥田未耕狼顧相目道之云遠飢腸誰續
五日不雨民在坑谷倚嗟我侯靈應響速帝用嘉之
惟新命服祈而不獲厥愆愆在僕洗心祇載敢詞屢瀆
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享

天子有命閔茲旱暵俾我守臣並走群望惟神聰明
慈惠求無不獲既再禱矣雖嘗一雨不及膚寸吏寔
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善氣以致甘澤洪惟
聖天子之意其可不答而飢羸之民將轉于溝壑其
可不一救之瀆神之罰吏其敢詞尚享

維熙寧九年歲次丙辰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為潤
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
于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為害也三年於茲矣東南
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漢饑饉疾疫靡有遺矣我瞻
四方大川喬嶽食于斯民者甚衆而受寵於吾君者
可謂巍巍矣訴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思我農夫而
救其災沴不為倏雲驟雨苟以應禱之虛名而有膏
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效卓然如侯者幾希矣凡天
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為榮無功而享之則為辱
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于四鄰其受五等之爵而被
其奉事有進而無衰矣尚享

徐州祭枯骨文一首

嗟爾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誰其子孫雖不可知
孰非吾民暴骨纍纍見之酸辛為卜廡宅陶穴寬溫
相從歸安各反其貞尚享

謝雪文一首

天不吝澤神不忘職胡為水旱吏則不德失政召災
莫知自刻雨則號晴旱則謁雪神既不譴又滿其欲

東坡集卷之二十四
四山暮霰萬瓦晨白驅攘疫癘甲拆麩麥牲酒匪報
維以告絜神食無愧吏則慙慄尚饗

祭風伯雨師文一首

自秋不雨以至于今夏田將空秋種不入天子命我
禱于群望雲物既合風輒散之吏民皇皇不知所獲
罪敢以薄奠訴于有神風若不作雨則隨至當以牲
幣報神之賜若格絕天澤弃民乏祀上帝臨視神其
不然尚享

湖州謁文宣王廟文一首

至聖文宣王竊惟吏治以仁義為本教化為急故以

視事之三日祇見于先聖先師問所當先於學其
從來尚矣敢忘其舊尚饗

湖州謁諸廟文一首

某神軾猥以不肖來長此邦實與有神分職幽明謹
以視事之三日祇見于廟惟神保佑斯民俾風雨時
若疫癘屏息吏既免罪神亦不愧尚饗

杭州謁廟祝文一首

軾以王命來守此邦事神養民敢不祇飭莅政之始
見于祠下安靜無事豐樂有年惟神相之使免罪戾
尚饗

東坡集卷之三十四
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軾以諸生誤蒙選擢昔自太史通守此邦今由禁林
出使浙右莅事之始祇見儒宮聖神臨之敢忘夙學
尚饗

祭英烈王文一首

欽誦舊史仰瞻高風報楚為孝徇吳為忠忠孝之至
實與天通開塞陰陽幹旋濤江保鄣斯民以食此邦
嗟我蠢愚所向竒窮豈以其誠有請輒從庚子之禱
海若伏降完我岸閘千夫奏功特酒薄陋報微施豐
饗陳頌詩侑此一鍾

杭州祝文八首

祈雨祝文

杭州之為郡負山帶江水澤不留逾旬不雨農有憂
色挽舟浚河公私告病吏既無術莫知所救不敢坐
視惟神之求庶幾閔民之窮赦吏之瀆賜以一雨敢
忘其報尚饗

謝雨祝文

舊穀不登陳廩已發稍失雨暘之節則懷溝壑之憂
惟神至明有禱必應敢陳薄奠少答殊私願推無倦
之仁以畢有年之賜尚饗

祈晴祝文

大雪連日凝陰傷春閔惟艱食之民重此常寒之虐
役兵墮指行旅摧輶老弱號呼吏既慙於無術陰陽
舒卷神何惜而不為碩掃重雲以昭靈貺使民奉事
永歲益虔尚饗

謝雨祝文

軼以憂寄出守此邦歲之不登實在其咎政雖無術
心則在民惟神聰明其應如響雷雨不暴物晴不失時
喜愧之心吏民所共式陳菲薦少答神休尚饗

祈晴祝文

吳山廟

秋穀未登既食其陳嗣歲之虞當歛其新逮此秋
載獲載春陰雨害之穡人罔功我發庫泉以實高
曷救兩官適止其淫既曠我場萬杵皆作待此坻京
援我溝壑英文烈武雨霽在予稽首告病其忍弗圖

謝晴祝文

敢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某神賞罰在朝吏申明
之及其有愆吏得正之雨暘在天神奉行之及其不
時神得請之惟吏與神各率其職有求必獲則無虛
食淫雨既止惟神之功肴酒匪報惟以告衷尚饗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二廟祝文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菱葑如目之有翳翳久
不治目亦將廢河渠有膠舟之苦鱗介失解網之惠
六池化為管井而千頃無復豐歲矣是用因賑卹之
餘資興開鑿之利勢百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
野所憂者疾厲庶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魚龍
前導以破堅孤筭解拆而迎銳復有唐之舊觀盡四
山而為際澤斯民於無窮宜事神之益勵我將大合
樂以為報豈徒用樽酒之薄祭也尚享

謝吳山水仙王五龍三廟祝文

西湖堙塞積歲之患坐閱百吏熟視而歎惟愚無知

妄謂非難禱于有神陰假其便不愆于素感出
於疑雲橫老封席卷歷時未幾功已過半嗣事告終
來抗所繕神宰相之罔弗民頌肴酒之報我愧不腆
尚饗

卷之四十五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